



看不见的城市……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龚凌

上海是一座很容易被看见的城市，即便在天气阴沉的日子里。自1989年打造“景观照明工程”起，流光溢彩便遮蔽了魔都的暗夜，通过尔冬强、陆杰、席子等人的镜头，你可以清晰地感知十几年间璀璨华光向浦江两岸铺陈的过程。

今年元旦前，外滩举办3D灯光秀，30台巴库灯齐齐投向浦发银行和海关大楼；龙年春节，市区夜景灯光连续亮了6天；随便走到哪条商业街，梧桐树都可能缠绕着密密的彩灯……把人照亮的不是城里的月光，而是人造灯光。这是一座永不入眠的城市。

城市不眠是因为城市里的人失眠。去年一项调查显示，近四成市民23点后才睡觉，逢双休日这一比率上升至五成。如果你愿意，不妨深夜驱车沿南北高架兜一圈，数数两旁的楼盘里亮着多少窗口。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只知道他们和你一样睡不着。或许他们正向外眺望，看凌晨两点的上海的夜，红绿灯、广告牌、夜店及不知名的光亮交错着脸庞。

这些是你看得见的上海，影像里的上海，打开谷歌地图搜索得到的上海。但这座城市里并非所有的地方都这样流光溢彩。

旅游手册不会告诉你譬如安庆东路这样一条几乎没有路灯的小弄堂。所以你不知道，孔祥东曾在其中的某个“灶披间”住过，如今还会回来看看。你也不知道，陆毅的老屋就藏于路口，他有了孩子还给老邻居发了圈巧克力和喜蛋。你更不知道，他们俩都会去那家“老虎灶”坐坐。知道这些也没用。对碌碌之辈而言，这是无关紧要的。

因为此刻，上班族也向城市的四面八方涌去，一如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有人发过一张春节期间人民广场地铁站晚7点的照片，空空荡荡，与平日的人满为患成鲜明反差。2010年8月16日上海地铁运量创纪录地达到673.5万人次，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需换乘。那一年，上海地铁总长度超越伦敦、纽约、东京，排到世界第一。

你看不见的是，新闻路站的控制中心内，指挥调度这世界最长地铁网络的多为80后。一辆8节列车定额3280名，高峰时挤满5000余人，前进或停止，常系于年轻调度员的一念之间。你同样看不见，首班车前，全上海的地铁都会空跑一遍，以确保安全。

但没有太多乘客会把这放心上，他们赶时间，为每一次停留而焦躁。所以，他们看不见董家渡路上那位老钟表匠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看不见他对时间本身的虔敬。

心怀虔敬的人往往在匆忙以外，追光打不到的地方。

当整座城市高速运转之际，小南门府谷街尚存的“混堂”，相继变身为书场、茶馆、澡堂，继续着“温吞水”般的慢生活。顺昌路上的雅庐书场，也响起了评弹声声。与此同时，闵行西渡码头总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，踏着黄浦江的潮起潮落，架起渔网“扳鱼”。莲花路上的戏曲学校，上海仅存的现役男旦开始了一天的练习与教学。而偏僻角落，有人在默默制作古琴，有人磨剪刀，有人折叠着早被纸巾打击得溃不成军的手帕……

根据去年的普查，上海常住人口超过2301万，生产900万吨垃圾。上述那些人肯定被纳入了这项统计数据，却被大多数统计数据所忽略。他们拉动不了GDP，他们在看不见的城市里生长，在匆忙之外陪时间变老，甚至于走出时间，无声地消亡。

但有一点必须注意，随岁月凋零的只是身体，而非尊严——如果向那看不见的地方看一眼，就会发现，生活再窘迫，他们也戴皮帽、披围巾，永远干净而挺括。

这就是上海，看不见的上海，另一个上海。它早在1842年开埠前就慢慢形成，在以后的光影斑驳处浮动暗香，在2012年继续。那里有故事、有生活，有灯光所映照不出的情感。如为此编织一幅地图，必然别致而具价值。因此，从本期起生活周刊推出“上海的消失与重生”系列，让我们重新打量这座城市，打量那些轻易不被看见的有温度的生活。

